

本草

關培生、江潤祥 編著

研究入門

蓮蓬題



●關培生、江潤祥 編著

本草研究入門

蓮堂題





封面：〈百祿是荷〉，饒宗頤教授一九九六年作

原作一九五乘九六零公分

扉頁題字：饒宗頤教授

治印：韋子剛博士

© 香港中文大學 1983, 199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
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
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
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 962-201-823-8

1983年 第一版

1999年 第二版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upress/wl.htm>

An Introduction to *Bencao* Study (in Chinese)

By Kwan Pui Sang and Kong Yun Cheu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3,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823-8

First edition 1983

Second edition 199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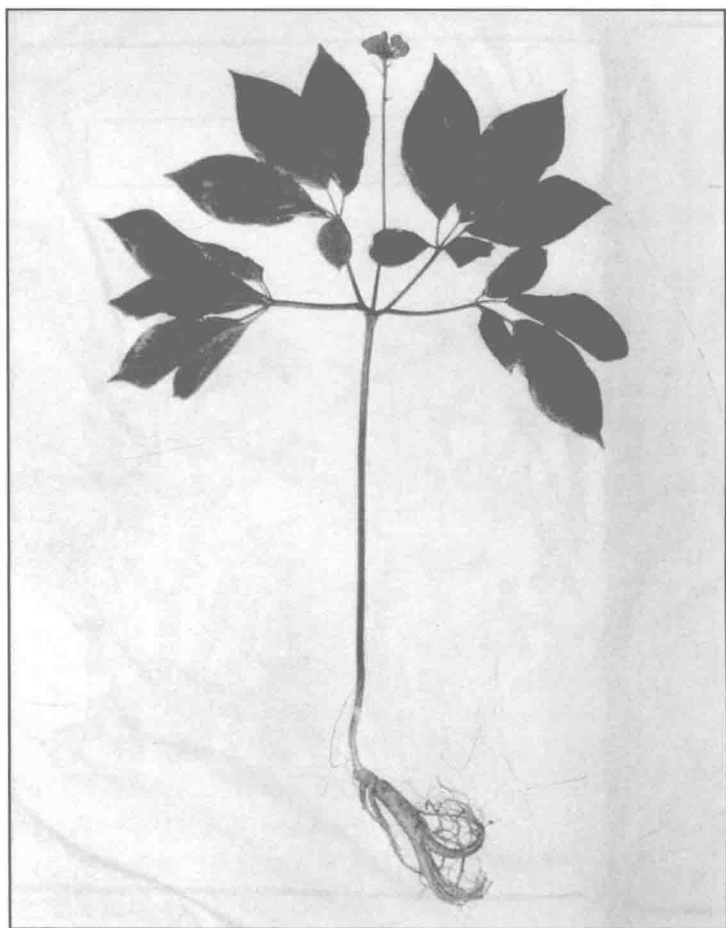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http://www.cuhk.edu.hk/cupress/wl.htm>

Printed in Hong Kong.



彩圖一：《本草品彙精要》中之羌活彩圖（錄自故宮殿本現存書目）
（參見第四章介紹之《本草品彙精要》）



彩圖二：人參生態圖
(參見第五章有關人參之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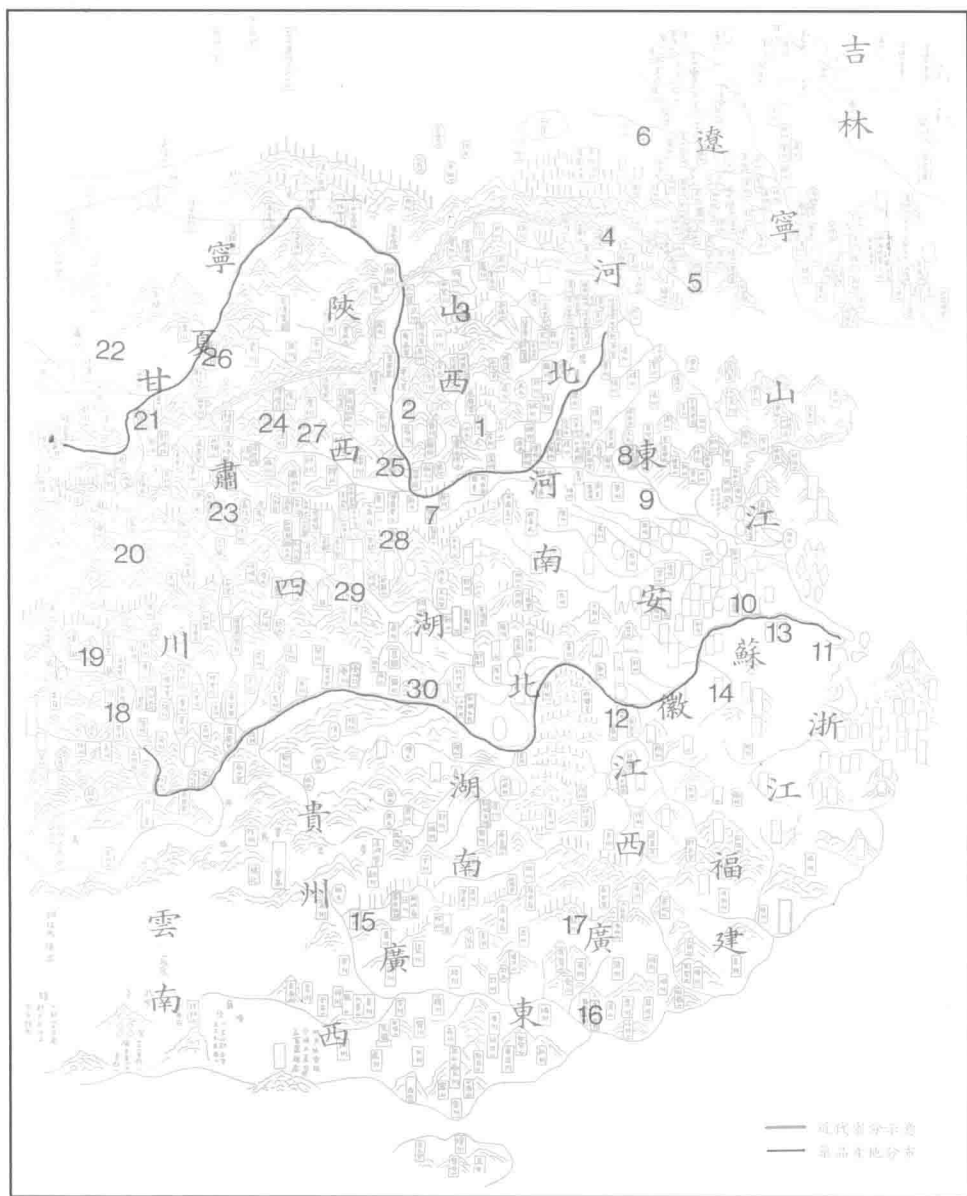
彩圖三：常山生態圖
(參見第五章有關常山之解說)



彩圖四：王不留行生態圖
(參見第五章有關王不留行之解說)



彩圖五：《本草品彙精要》書影
(參見第四章介紹之《本草品彙精要》)



彩圖六：宋石刻原拓本地圖樣(示藥物所出州土)

《中國醫藥文化叢書》總序

中國醫藥學為一有甚悠久歷史至今活躍不衰之傳統學問。其學為一種實驗以至實踐之知識，大抵亦與現代西方醫藥所進行之途徑趨向相同，而初學者往往病其古典文句之深奧，又疑其或無生物化學可以放諸四海而俱準之實證，則趑趄不前。就一般觀感言之，此說似亦非無理。雖然，此固五六十年前居之不疑之見解也。近歲科技研究突飛猛進，其成就之新之速，能使前賢卻步，而科技研究範圍之擴大及深度，又復垂青於前人未嘗觸及之傳統醫學。質言之，現代醫學之觸鬚，已劍及履及，欲深入於傳統醫藥之宮牆矣。雖然，吾人而欲窺其樊籬者，貿然言之，則中國傳統醫藥所最易為人誤解者，厥有三端焉：

一曰若干傳統用詞之不易獲基礎理解也。五臟六腑之說，實為醫學常見之普通名詞，吾人或可無需贅論。陰陽，則不惟治哲學玄學者所習聞，即作為一般用法，今日亦已成世界性之用詞，亦無需費詞。然如東漢張機（仲景）《傷寒論》卷一〈辨脈法〉云：「凡脈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脈沉濇弱弦微，此名陰也。」即舉此甚早之醫籍中，陰陽之說法似仍需有較具體之闡明，始可以解吾人平時之惑。又如中醫學中最富眩惑性之三焦一詞，唐初孫思邈《孫真人千金方》卷六十一之《三焦脈論》云：「上中下三焦同號為孤腑，而榮出中焦，衛出上焦。榮者，絡脈之氣道也。衛者，經脈之氣道也。」而同篇他處又言三焦「有名無形」。南宋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嘗以三焦為有形如脂膜，今以此處所言證之實非。然《千金方》言榮、衛，亦係一抽象名詞。後世之學者既飽飫前人之文化遺產，鑽研益精，故如清初葉桂（天士）遂有「衛氣、營血」之定論，營、衛即榮、衛也。道光間王清任對臟腑之觀察更加深刻，積有親驗之知識，其所著《醫林改錯》遂以大動脈為衛總管，大靜脈為營總管，視前人血陰氣陽、衛氣營血之說，更為具體，循是以進，將能使吾人嘗試理解中醫學若干術語之內涵，更趨質實。

二曰經絡系統之理論不易消化也。吾人為人類史上即將步入二十一世紀之現代人，對於未能理證或實證之事物，固常視為虛渺無根者，而於中醫學之經絡理論、五行系統及五運六氣之運氣觀念自時感鬱輻難通。如前引《千金方》云：「榮者，絡脈之氣道也。衛者，經脈之氣道也。」吾人縱先接受氣為一種極微之活躍的物質，然何謂氣道，何謂經脈、絡脈，亦必需要一種可作假定之解釋；而經絡五行之觀念，最早亦為物質的，固中醫學根本之基礎，先秦時代已具。其後各時代較進步之學說能修正之者，亦必仍假此原定之系統以行而未曾打破其架構、組合。故經絡之理解不明，則中國醫學之研究固無從著手也。中醫重切脈，望、聞、問、切四個步驟中，脈象尤為診斷之主要根據。西方醫學亦重視脈搏，以觀察動脈從心臟運輸血液至身體各部之情況。但中醫之切脈，則從脈際寸、關、尺部位之反應，以推斷此時病人臟腑各部分之健康情形。其云兩手表裏分十二經，乃直接將脈象與通貫全身之經絡系統打成一片者。經絡系統本係鍼砭實踐中所必須理解且有實用價值之知識，此可於近年世界各地研究中國針灸之興趣而概見。人身經脈有正有奇，手三陰三陽與足三陰三陽合稱十二經，陰維、陽維、陰蹻、陽蹻、衝、任、督、帶八脈則稱奇經八脈，皆歷世逐漸研究繼續發展而成者。此雖空洞無物質可指之理論系統，然針灸則經由學習而實踐，其臨床之成就亦大可羨。南宋王應麟《玉海》卷六十三載宋仁宗命尚藥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十月壬辰，醫官院上所鑄膺穴銅人式二。詔一置醫官院，一置大相國寺仁濟殿。」是中醫診斷之理論與經絡之作用相輔而行。五臟六腑亦各有脈，其脈即經脈之脈，而中醫之臨床經驗亦未嘗不因經絡成就之可以目驗而轉精轉密。是則中國醫藥學之一特色，雖其直接之實證仍需治中西醫學及科學工作者繼續探討，突破疑陣，吾人對此固不容完全漠視者也。

三曰中醫學無分析頭腦與客觀的精密觀察也。曰：是不然。即以脈學言之，脈有浮沉遲數，有濡滑虛實，有長短洪微，有緊緩浮動，此脈象之分析也。曰寒熱虛實，表裏氣血，此辨證異同之分析也。注意舌胎始於《傷寒論》，後世遂有胎白、胎黑，審察益微而辨別滋明。曰「高燥卑濕地之辨」，如女真金時北方游牧民族飲食醇濃

而秉賦多強，好勇鬥狠，故劉完素每攻以寒涼瀉火之劑而奏效。元世朱震亨生南方，則謂陽易動而陰易虧，其處方尤重滋陰以補虛弱之不足。曰「老壯男女人之殊」，北宋錢乙遂著《小兒藥證直訣》，而明王肯堂又有《女科準繩》。論其大，則檢隋巢元方之《諸病源候論》之目而歎其分類之細。語其專，則津液為二，噎膈為二，風濕、寒濕、濕熱為三。《舊唐書》謂許胤宗言古之名手脈既精別則以一味治病，如今言西醫之特效藥者然。後世則處方君臣佐使之義更以見於明李時珍之《本草綱目》而益彰。謂中醫學無分析，是未嘗入中醫之門者也。

雖然，津梁未備，故啟蒙為艱。舟車既行，則交通斯便。好學深思之士，定有銳意於精習斯道，而以之貢獻於世界醫學之林者。前人不云乎：「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為供並世學人以研究探討斯學之初階，此《中國醫藥文化叢書》之所由作也。

公元一九九七年六月，南海柳存仁謹識

柳序

香港中文大學將要出版莊兆祥、關培生、江潤祥三位先生合編的《本草研究入門》。江先生遠道寫信來叫我為這書作一篇短序，我很高興地接受了他的要求。

中國傳統的醫藥，不論是理論或實踐，向來都是受西方學者們認為很不科學的，所以近百年來，即是在清末西風東漸以後，中西醫藥也仍舊是不甚接頭，各行其事，很有些「河水不犯井水」的樣子。記得一九二九年左右，當時的中國政府曾有限制中醫的議案，內容大約是全國中醫一次登記，以後不准登記，也就是不再增加中醫的名額；取締中醫學校；取締中醫出版書報……這些主張。幸而這些條例沒有實現，不然的話，現在還談本草研究，恐怕要「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了。

嚴格地說，中醫的理論方面，例如所謂陰陽五行這些，假如不經過極精細縝密的分析，理解它們所代表的實際意義和交互的影響變化，難免要被人嗤之以鼻，認為迷信、冬烘。老實說，到今天我所說的縝密分析，恐怕也還沒有完全做到，或是沒有完全做好。今天世界上有些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的學者們，對中醫學的科學的研究，恐怕還僅僅做到起步兩個字而已，但是即或如此，一知半解學殖未豐的湯頭歌訣的庸醫們，已在沾沾自喜，好像我們古代的醫藥，絕對駕凌乎其他國家的醫藥之上，而扁鵲、倉公的不傳的醫術，今天的代表真地是舍我其誰了。這是今日學者們開始認真地研究陰陽五行……理論最容易遭遇的危機。

話雖如此，學問的接觸、探討，總是愈到後來會愈加進步、精益求精的。例如，《黃帝內經》的研究，幾十年來在西方醫藥界和學術界，就已經有過一些變化，新的譯文雖然還有許多尚待琢磨的地方，但當然已經勝過昔時的盲目摸索了。中國的傳統說法「醫者，意也」聽來也許仍舊很玄虛，但是，「君、臣、佐、使」的配搭大概

許多現代的醫學家們都可以同意，而什麼是熱症、什麼是寒症，涼、寒、燥、濕的分別大約在西醫的耳朵裏也不算怎麼的刺耳了。高明的西醫能夠免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風，對他的臨床辨症不能夠不說是一種觀念上的進步。總而言之，避免互相輕視或嫉妒猜測的心理，只有在真理的探討之下屈服認輸，研究中國傳統醫藥的進行，才不致於觸礁，才不致於固步自封，沒有成就。

理論的探討，自然是根據於說理的邏輯，然而它多數還是抽象的。藥典的研究，有實物可徵，有書籍可尋，更有實際的臨床效驗可查，應該是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處理傳統的醫藥最切近而有把握的事情了。莊、關、江三位先生這一部煌煌巨著的出版，正說明了目前香港的學術界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好學深思的人們只要翻一翻他們這部書的目錄，就知道這書的內容，遠勝若干其他的類似的著述。莊先生是一位中西醫兼通的生藥學的專家，江先生曾在中國研究生物化學，又曾留學歐洲，對中藥的形態、功能、產地，真是耳熟能詳，是我們知道的他這一輩的同道學者裏最傑出的一位，關先生又是一位整日埋頭在圖書館裏，窮年累月潛心學術、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他們合作的許多成績，這部書僅是其中的一個代表罷了。我本人於本草之學，毫無所知，可是陶弘景、孫思邈、李時珍……這些人的業績，今天又多了一次重新表彰的機會，我聽了也是十分興奮。我記得《抱朴子》卷五有下列一段文字，說：

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疑冬、紫苑可以治欬逆，萑蘆、貫眾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朮）、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蓯蓉之補虛乏，甘遂、葶藶之逐疾癖，栝樓、黃連之愈消渴，薺苈、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之護眾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道藏》本，卷五，頁五a-b）

這大約是漢末至晉代間民間的醫藥丹方了。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我到美國旅行，在Arizona的友人家裏，偶然被開水燙傷了手掌，就帶著包紮了的手來到旅行的下一站火奴魯魯。夏威夷大學的羅錦堂教授見了，送給我一瓣名叫aloe的厚葉。他把葉瓣裏面的汁擠了出

來塗在我起着泡的掌上，我即有清涼的感覺，簡直猶如仙丹，第二天的早上就消腫了。事後差不多一年我把這事告訴了江潤祥先生。江先生說：「aloe就是中國草藥的蘆薈呀！它消腫的確是極靈的。」這個時候，我忽然了解了《抱朴子》裏所說的「蘆如、益熱之護眾創」那一句話了！我雖然興奮，我同時又想起魯迅先生《吶喊》的序文裏一些警惕性的描寫：

……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辦到的東西。

我們現在有機會拜讀莊、關、江三位先生的這一部著作，不免還要心裏存着一個熱望：我們希望你們這一類的認真的著作和研究，一定要繼續堅持下去。中藥的成敗優劣，你們都要給它一個最精細客觀的分析。你們所研究的是真理，真理是沒有古今中外的。

一九八二年八月，柳存仁敬序於坎培拉

莊兆祥、關培生和江潤祥三位先生合編的《本草研究入門》在十多年前早已出版，並且風行一時。當時付印之前，江教授曾約我替這書寫一篇序文，我也交卷了。不想十幾年後，江教授他們這書又要印新版，是經過江、關兩位重新增訂的，因為莊兆祥先生已經故世了。回憶距今整整二十年前一九七九那一年的秋天，在我服務的大學恰巧舉行第一屆國際性的傳統醫藥研討會，那時莊、關、江三位先生都應邀到坎培拉來了，我和他們見面，自然深感愉快，因為這樣大規模的討論和觀摩性的集會，是史無前例的，也是中國的傳統醫藥的研究進入世界性的知識的一種表現。我記得在大會的分組裏，莊先生提出了關於在華南（包括香港）社會上最流行的「涼茶」這個專題。莊先生是留學日本的漢醫專家，他的分析和解釋曾引起席上很熱烈的討論。不料相距沒有很多年，莊先生和當年擔任大會主席的我的一位同事、印度文化學專家巴慎教授（Professor A. L. Basham）相繼都歸道山了。我有時候默想，要是他們兩位能夠活到現在，目睹今天世界上各地的學者們和醫藥界對中國醫藥的探討和關切，他們該多麼地高興呢！

單就形跡的外表來說，中國的本草學是不會自外於世界上林林總總的醫藥學之外的。從它的使用價值來說，《本草》可以說是一部很早的藥典（pharmacopoeia）。西洋史裏提到的藥典，最早的像說巴比倫（Babylonia）時代流傳下來的石刻，時代在公元前一千七百年。這個年代要是請研究甲骨文做歷史材料的學者去端詳，還在商殷時期。中國在書誌的紀錄上最早的《神農本草》，祇見於《隋書·經籍志》，它的細注說南北朝的梁朝時這書已經有了，看來我們當然比不上巴比倫那麼早。其實這話也不一定。我們的上託神農，自是遠古的傳說時代人物，如西漢武帝時編的《淮南子》裏就說：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蚌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脩務訓〉）

這是中國民族口耳相傳的佳話。如果歷史上真地有一個神農，他是如此有能力的領袖，他的本領恐怕就像宗教史裏猶太歷史的偉人摩西 (Moses)。我們質實地說，神農的時候大約連文字都沒有，除了把嘗藥的經驗做成了有韻的歌訣似的，大家傳誦，有的時候增添了一些，有的時候遺漏了或者弄錯了一些，都是難免的。所以漢代以後直到《隋書》記錄它的鈔本或是性質相近的著作，居然也有不少有用的線索，令我們得以考究《本草》早期流傳時的真相。南北朝梁朝時有一位大學者顏之推，他後來因為戰亂才跑到北齊去，是直到隋朝統一南北的時候還生存的。他的《顏氏家訓》最有名，其中的〈書證篇〉曾舉出過《本草》裏有不少漢代的地名，怎樣能說它是「神農所述」呢？其實這番道理，是許多人都知道的，如果說《本草》的出現不遲於漢代，就沒有什麼語病，其中有許多後人附麗在書裏的話，這是古代的人寶貴重視他們的經驗和知識，生怕它們失傳，就隨時隨地加添在原書的字裏行間了。像《雷公藥對》、《桐君藥錄》，都是這一類的書。這個雷公，我們讀《黃帝內經·素問》也會見到他和黃帝之間的對話的，怎麼會又跑到這裏來了呢？對於這些不明詳細的人物，像過去的史家一樣，我們只好當它是斷簡殘碑。但是也要瞭解，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它的活動的細節在資料不足的環境之下後人最好還是存疑，新的發掘的成績有的時候是十分驚人的。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就容易教大家明白這些個歷史上著錄的對《本草》有貢獻的人們，恐怕有些還是真實的，不能小覷的了。我們喜歡看小說，明代到今天還很暢銷的章回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第七十八回敘名醫華陀被曹操拏下監獄：

華陀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為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

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為報，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大喜曰：「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以傳先生之德。」陀即修書付吳押獄，吳押獄直至金城，問陀之妻取了《青囊書》，回至獄中，付與華陀檢看畢，陀即將其書贈與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旬日之後，華陀竟死於獄中。吳押獄買棺殯殮訖，脫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習，只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裏焚燒。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頁。吳押獄怒罵其妻，妻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吳押獄嗟嘆而止。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所傳者止闔雞豬等小法，乃燒剩一兩頁中所載也。

這段小插曲，在正史裏也有過影子。晉陳壽的《三國志》卷二十九〈華佗傳〉云：

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

劉宋范曄的《後漢書》卷一一二（下）〈方術列傳〉（下）〈華佗傳〉這一段文字和《三國志》僅有一二字出入，我就不鈔錄了。這位獄吏在這兩部正史裏是沒有名姓的。我曾檢元代至治間（公元一三二一至二三）刊本的《三國志平話》，裏面並沒有這一段敘述。又檢遍四種影印的明刻本《三國志傳》（它們的時代比《三國志通俗演義》略早），卻都有吳押獄的故事，和《演義》敘的一樣，我們就知道《演義》的記載是鈔襲《志傳》而來的。這段故實的創造，自然是明代市井講故事的說話人的傑作。但是，「獄吏」變成了「押獄」，倒也很自然，可是他為什麼要姓吳呢？實際上這一點市井小說裏的傳誦，倒是有它的歷史上的根據的。《三國志·華佗傳》云：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

原來華佗有一位大弟子吳普，他是能傳華佗的醫術的人。《後漢書》